

撰文/張子午(經典雜誌撰述)  
攝影/張雍(經典雜誌特約攝影)

在歷史的微妙行進中，捷克與斯洛伐克從曾為一體，到分家豎立屏障，繞了一大圈，又再次在歐盟的大家庭中重逢。就像是彼此注視的兄弟，目光所見是熟悉中的陌生，而每一個細微的部分，都像是某種回聲，與另一邊發生呼應。從千絲萬縷的關係中，我們分別從光譜兩端的「重」(工業)與「輕」(藝術)，看見它們同中有異的聲音，通過彼此對照，更具體地接近這片相連又分離的土地的樣貌與輪廓。

#### 停止運轉的工廠

菲利浦的老家位在距離捷克邊境十三公里的斯洛伐克小鎮伯拉紹夫(Bolesov)，小鎮東南方五公里，跨過多瑙河支流的瓦赫(Vah)河，是捷克斯洛伐克曾經最重要的軍火工廠所在地：瓦赫河上的杜布尼采。

這裡的重機械工廠(ZTS)建於第一共和時期，當時的政府為了防止位於皮爾森(Pízen)的Skoda軍火工廠(即為現今著名的Skoda汽車之前身)遭空襲破壞，而特別在五百公里遠的瓦赫河流域旁建立第二座生產基地，以備不時之需。二戰之後，共黨政府將ZTS打造成全國最重要的軍火生產製造中心，手槍、炮彈、坦克等武器源源不絕地從這裡運到前蘇

*共產時代巨型建築外，背道而馳的行人與塗鴉，就像走向不同方向的捷克與斯洛伐克。*

# 重與輕的回聲

捷克斯洛伐克分離二十年(下篇)







斯洛伐克東北地區群山綿延，舊柳博夫那城堡上，斯洛伐克國旗中的十字與山峰

國徽隨風飄盪。

聯，以及全世界各地的衝突戰場。

「我們擁有美麗的山脈與自然環境，但在山下是一個又一個醜陋的工業城鎮。」剛從茲林回到老家度週末的菲利浦，開著車帶我逛逛他小時候常爬的山，以及山下已經荒廢大半的工廠。

那的確是極大的反差，初秋時節的山上一片金黃，城堡殘牆靜靜在蔚藍天空下矗立，清新的空氣讓人心曠神怡；同樣蔚藍的天空下，杜布尼采的ZTS廠區裡一棟棟荒廢廠房鐵門緊鎖，鐵軌、管線、煙囪等機具鏽蝕不堪，恣意蔓生的雜草叢中是已失去功能的防空洞，空氣中瀰漫一股從鄰近蔗糖工廠飄出來的刺鼻怪味。

那曾經日夜不止息的機器運轉聲，埋藏在夕陽下，人們不願記起的回憶裡，「前面那個鐵軌旁，當年死了好多人，被載運著材料與武器的廠內火車撞死的。」一位負責看管鐵路機廠的保全人員說，他從六〇年代就在這廠區工作，負責工安事務，親眼見證兩萬多名工人以三班制，在惡劣危險的工作環境中日以繼夜生產軍火的「鼎盛時期」。

現在除了少數幾棟工廠由不同單位、公司作小規模的利用外，大部分徒留空殼，在夕陽下散發詭異的氣息。「我們用一個特定的字眼形容這個現象：Tunelovani。」菲利浦說。這個字翻譯成中文，就是所謂的「掏空」。一九八九年捷克斯洛伐克步入民主改革後，總統哈維爾宣布停止發展以往強盛的軍火工業，為當地經濟帶來致命打擊，許多勞工瞬間失業；更雪上加霜的是，國有企業在轉型私有化過程中，將





原有資產以賤價賣給私人公司，從中獲取私利，從此這個專有名詞開始流傳於世。這些被「掏空」後的廢棄廠房，為此一專有名詞下了無法抹去的註腳。

### 再也回不去

在另一邊的捷克，發展重工業所留下的痕跡同樣歷歷可見，讓人看見從第一共和以至共產時代，捷克斯洛伐克強盛的工業所憑藉的基礎。和斯洛伐克的差別在於，它們仍持續運轉，仍是國家背後重要的動力。礦業重鎮莫斯特(Most)就是其中之一，它位於捷克、德國、波蘭邊境一帶，被稱為「黑三角」的區域，曾是全歐洲污染最嚴重的地帶。

隆運轉，將看似無用的泥土不斷開挖並運進輸送帶，泥土裡蘊藏的「褐煤」，是此區域百年來最重要的命脈，豐富的礦藏主要提供給鄰近電廠發電之用。與百年前相比，礦工已不需要冒著生命危險下到暗無天日的地底，而由大型採礦機具依照科學記算的方式露天挖掘，「去年我們創紀錄地開採出一千萬噸的褐煤量！」工作人員引領我們參觀最新的大型採礦機時自豪地說，不久前捷克總統也才登上它的控制台。

隨著採礦科技的進展，周遭環境也有不小改善，城裡的街道寬敞，甚至頗有綠意，很難想像，過去黑煙瀰漫、汙染嚴重的景象。「我還記得以前每到秋

*菲利浦致力記錄共產建築，一旁的牌子曾是軍火工廠每月模範工人告示板(上圖)。布拉格近郊的克拉德諾曾為礦業重鎮，今也沒落(下圖)。(上/張子午攝)*



「我的外曾祖父死於礦災，外曾祖母改嫁後，第二任丈夫不久也死於礦災；外祖父則是一九三二年西北波希米亞礦工罷工運動的工會領導者之一，最終他們爭取到改善薪資及安全條件的成果。」曼可羅娃娓娓道來他們家族與礦業密不可分的關係。時至今日，她依然住在外曾祖父百年前辛苦勞動的地方。身為自由接案者，她時常受煤礦公司委託翻譯、拍照、寫稿、教授員工英文等工作，從暗無天日的礦坑到手持攝影器材，四代人的生活皆與礦業息息相關。

隨著她進入鄰近的白琳娜礦場(Doly Bilina)，我們好像小螞蟻掉入一個碩大無朋的碗缸。地表被挖出一個大窟窿，猶如航空母艦的機具沿著碗缸邊緣轟隆

天，空氣中就會有股令人窒息的氣味，煙霧籠罩的時候，能見度往往只有幾公尺，兒童常常生病。」曼可羅娃回憶道。褐煤燃燒後會產生二氧化硫，導致北波希米亞地區居民在一九八〇年代染上呼吸道疾病的比例是全國平均的兩倍，酸雨並使厄爾士(Ore)山脈的森林大量死亡。

九〇年代初，政府開始檢討並展開補救措施，包括在發電廠裝設汙染過濾裝置，以及種植新的樹苗。十年過去，空氣不再令人難以忍受，山坡再展青綠，開採完的區域也都陸續進行回復環境的做法。「我們現在有專業賽車場、賽馬場，還有葡萄園及湖泊，都是從開採完的土地再規畫而來。」曼可羅娃說。





巨型機具挖開大地，源源不絕的褐煤由白琳娜礦場運出，是捷克西北方的經濟命脈(底圖)；工人操作著最新採礦機具(右圖)。







為了迎接二〇一三年歐洲文化之都到來，斯洛伐克東部城市科西策開始積極地更新城市面貌，包括為老舊國宅區繪上鮮活的塗鴉。

(圖片/SPOTs)

「現在住在這裡還不壞，而重要的是，讓許多人有工作機會。」

但仍有些事物「再也回不去了」，為了擴展煤礦的範圍，莫斯特的中世紀舊城區在一九六七年被夷為平地，在五公里外的地方密集建造了一排排水泥公寓，這種用預製模板快速興建的擁擠集合住宅被哈維爾形容為「鴿籠」。縱使一座教堂被完整遷移保存、開採完的礦坑綠化成湖泊，但人們已永遠失去與過去的聯繫。「我還記得古城區漂亮的教堂與窄巷，媽媽會帶著我去那裡逛街，到文化中心上舞蹈課……，當一切都消失以後，我愈加懷念舊城區，可惜很多珍貴的事物都被毀掉了。」曼可羅娃感嘆道。

### 認同與適應

就像曼可羅娃一方面珍惜礦業提供的工作機會，另一方面卻又難以釋懷那被摧毀的記憶，在許多捷克人口中，時常可以感受到這種對現實的矛盾與無奈。

「風景失去了它的靈魂。」瑪蒂娜說。她的故鄉克爾科諾謝山脈是捷克最美麗的自然區域之一，為何仍發出這樣的感嘆？事實上，這個地區跟莫斯特一樣，都屬於沿著波蘭、德國邊境的狹長「蘇台德地區」，二戰前被德國吞併，二戰後德國戰敗，居住在此地的三百萬日耳曼人幾乎全數被驅逐出境。

「住在這裡數百年，並深愛此地的日耳曼人被趕了出去，從其他地方與土地毫無聯繫的新住民遷了進來。」瑪蒂娜所謂的「靈魂」，就是世居此地的日耳曼人。「我們這邊受惠於絕佳的自然

風貌可發展觀光，且無工業汙染，算是情況非常好的，而在莫斯特、霍木托夫(Chomutov)等工業城市，眾多曾經精心打造維持的宅邸被夷平，建起醜陋的水泥住宅。」她提到。

猶太人被屠殺、日耳曼人被驅逐、捷克斯洛伐克解體，捷克社會變得愈趨單一，弔詭的是，歷史上這塊區域其實是個大熔爐，在德國、猶太，以及中東歐各種族群的流動中，構成豐富的文化元素，到了二十世紀一夕間被消除。「在我看來，捷克人是很排外的，尤其是老一輩。經歷納粹與共產時期的晦暗經歷，老一輩人變得封閉而不國際化，我不能責怪他們，因為那真是一段艱辛的歲月。」瑪蒂娜補充道。

「對大多數人而言，只有在看冰球等體育競賽時，狂熱地揮舞著國旗，不用太多思考，人們才以身為捷克人為榮，感到自己是這個國家的一分子。一旦碰到較複雜的問題、需要檢視我們的近代史時，『身分認同』這件事就變得非常非常困難。對捷克人來講，要釐清自己，仍有漫長的路要走。」瑪蒂娜語重心長地說。

而在許多捷克人口中「民族主義」強烈的斯洛伐克人，就真的有更清楚的國家意識嗎？

「我母親上學的時候學的是匈牙利語，我唸書的時候要學德語，我女兒要學捷克語，我的孫女現在在學校用的則是斯洛伐克語……。」布拉提斯拉瓦最大國宅區佩卓卡(Petrzalka)的養老院裡，沒有戲劇化的遭遇，沒有強烈的情感張力，年近八十的莫娜羅娃娓娓道來



四代人的變化。

「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與否，對我來說其實並不太重要。日子還是得過。」她說。改變，對一般平凡百姓如她，似乎已習以為常。「既是被迫，也是自然地接受。」她聳聳肩，淡然地看著歷史的巨輪遠去。所謂的民族主義，是專屬政客的語言。

「人們非常能適應不同的變化，」進入歐盟的新世界，史帝芬尼尤其有深刻感觸，「貨幣從『捷克斯洛伐克克朗』，換成『斯洛伐克克朗』，再變為『歐元』，短短二十年之間，就有三次重大變革，每次變化，人們都是以一種『喔，又來了』的心情接納並適應。」身為當年斯洛伐克加入歐元區的談判代表，史帝芬尼對此有第一手的觀察。

儘管近年來歐盟籠罩在債務危機的烏雲底下，但大多數斯洛伐克人對身為歐盟的一分子，仍抱持正面心態，因為「我們沒有選擇，」史帝芬尼強調，「斯洛伐克的市場很小加上極度開放型經濟，高達百分之八十的國內生產總值都要依賴出口，且大部分都是與歐元區國家貿易……，歐元並非原罪，而是不負責任的政策導致經濟危機，重點是要能勇敢的改革，量入為出控制政府預算。」他補充道。

這個歐盟成員中並不時常會被人們注意的小國，在二〇一一年時因公然向歐盟唱反調，否決了希臘紓困案，使眾國譁然，甚少有機會在媒體曝光的斯洛伐克，一瞬間躍上國際新聞頭版。雖然最後在大國的壓力之下還是妥協了，卻是最後才「點頭」通過的，除了使世人見



二戰期間捷克小鎮利迪策被納粹滅村，

原址現有雕像紀念死去兒童，儘管歷史存在傷口，如今德國仍為捷克極重要的商貿夥伴。





識到這個小國「說不」的勇氣，也令人意識到，身為歐盟窮國的掙扎。

### 變化與傳統

在二〇一三年的歐洲文化之都：科西策(Kosice)，可以具體而微觀察到斯洛伐克充滿考驗但又義無反顧的「歐洲之路」。這個夾在波蘭、烏克蘭、匈牙利邊境的城市，雖然是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卻因為相對偏遠的地理位置，長期以來被遺落在歐洲的文化地圖之外，最出名的是當地人目前最大的雇主：美國鋼鐵公司(U.S. Steel)。

「我們想要喚醒這座城市過往蓬勃、多元、精緻的文化面貌，而不是現在刻

激。」他表示。

浸淫傳統民俗藝術領域多年，斯洛伐克民俗藝術舞團(SLUK)總監漢莫(Juraj Hamar)對「變化」有深刻的體會。「過去的五到七年，我發現年輕人對傳統舞蹈、音樂開始重新產生興趣，還流行傳統歌舞、服飾的婚禮，更有專門公司幫新人安排這樣的傳統派對呢！」同時在夸美紐斯(Comenius)大學擔任美學教授的他，觀察到現在的年輕人面對「傳統」，與上個世代相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

二十年前，對大多數人而言這是老掉牙的同義詞，儘管傳統音樂與舞蹈是斯洛伐克長期以來最為外人熟知、國家也

*斯洛伐克民俗藝術舞團的年輕舞者活力充沛地在台上排練(上圖)；在舞團儲衣間，工作人員展示中北部的傳統服飾Kroj(下圖)。*



板的工業城市的印象。」科西策旅遊局局長妮娜喬娃(Iveta Ninajova)說。「過去這裡就像東歐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文化交互碰撞，直到現在，匈牙利人與斯洛伐克人仍在這裡和平相處。」她補充道。

跟許多斯洛伐克城市一樣，共產時代的封閉狀態使它陷入沉寂，破舊的火車站、荒涼的公園、有限的景點，使人懷疑，科西策真的準備好肩負歐洲文化之都的重任了嗎？但對於來自法國，參與策畫工作的波帝隆來說，這些缺憾無疑也是一體兩面的機會，「我在斯洛伐克已生活了十年，這個國家讓我感到最有趣的就是『變化』，巴黎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但已太穩定，很難有新的刺

刻意推廣的意象。斯洛伐克民俗藝術舞團的成立，就鮮明地反映出與政治之間剪不斷的關聯。舞團成立於戰後共黨掌權的一九四九年，「共黨政府支持傳統文化，因為它們沒有來自西方的影響危害，反之，爵士樂就是當局所不樂見的藝術形式。」漢莫解釋道。

「但是絲絨革命之後，人們一瞬間對此感到厭倦了，希望接觸更多以前沒有機會看到的西方文學、電影、音樂等不同的事物。」二十多年前漢莫就在學校教過書，還清楚記得當時的氛圍。「重拾傳統是個漫長的過程，要到一兩個世代之後才会有改變。」他強調。

舞台上，舞者與樂手專注地為接下來的演出排練著，時而低吟、時而激昂，





肢體與音樂交融成一幅充滿力量的畫面，年輕面龐上撒滿動人的光芒，他們似乎已拋掉過去的包袱，熱情地投身在斯洛伐克傳統歌舞的懷抱。「近年來，因『世界音樂』的傳布，人們開始欣賞到愛爾蘭、非洲、法國、北歐等世界各地的民族音樂，通過對其他文化傳統的接觸，開啟人們再度對斯洛伐克的民俗傳統產生濃厚興趣。」他補充道。

### 反叛的美學

與斯洛伐克相較，從文學到藝術作品，近代的捷克則展現出較為強烈的姿態，激烈地衝撞現實，如果說前者的民俗傳統仍活絡地存在民間，那麼後者透過藝術對現實的抵抗，儼然凝聚成一豐沛的美學傳統。作為捷克斯洛伐克歷年來的權力中心，捷克有相對豐沛的文化養分，同時也意味著更緊迫的壓制。

外形有如放蕩不羈搖滾歌手的大衛·切爾尼(David Černý)，是近年最受爭議的西方當代藝術家之一，可說徹底繼承了此一反叛的美學傳統。二〇〇九年捷克輪值歐盟主席，他受歐盟委託製作巨型雕塑「Entropa」，象徵歐洲二十七國的團結與情感，作品在布魯塞爾歐盟總

當代藝術家大衛·切爾尼承繼捷克藝術中叛逆與諷刺傳統(左圖)，在布拉格可見到他視覺衝擊強烈的作品(上圖)。斯洛伐克首都的公共藝術則較親切討喜(下圖)。

部揭幕後竟引起軒然大波，「幾乎引起一場戰爭。」他以頗正經的語氣說。

歷史上因為藝術作品的爭議引起外交風暴，這可說是頭一遭，大衛·切爾尼以極度「政治不正確」的角度「視覺化」各國禁忌甚至是老掉牙的成見：保加利亞是蹲式馬桶、丹麥是樂高玩具拼成的穆罕默德頭像、德國的幾條灰色高速公路組成納粹符號、義大利的足球場上每個球員拿著球磨蹭下體……許多國家要求捷克政府正式道歉，尤其是保加利亞，後來那片馬桶被黑布蓋起來。

從事後排山倒海的情緒來看，在這個看似和平的時代，人們的包容還是有其限度。他大膽而毫不留情地在強調團結合作的氛圍中反其道而行，出其不意帶給人們帶來滿是尖刺的笑話，可說是捷克式憤怒與諷刺的具體化身。

「爭議不是因為作品本身，而是後續各國的反應。」這個曾經打到歐洲各國痛處、戳到人們笑穴的男人說，似乎並不覺得當年的事跡有啥了不起。「只有二十幾年前那次，你可以叫『爭議』，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囚犯，被關在巨大的監牢。」他指的是那惡名昭彰的「作品」：一九九一年某一天，他將共產時代紀念象徵的蘇聯坦克噴成粉紅色，並在砲塔頂立起一根巨大的中指。





「大概計畫了一星期，十天後就去幹了。你知道嗎？當時我們沒有電話，要如何集合十二個凌晨喝得爛醉的人，早上五點鐘在一個地點行動，真是困難！」他眼神發亮地回憶起年輕歲月。

儘管共黨剛垮台，但俄國勢力仍無所不在，這個「粉紅坦克」是一個極度挑釁的宣言，為鐵幕時代畫下一個傳奇的句點，時至今日其力度未曾稍減。「二〇一一年夏天為了慶祝蘇聯撤軍二十周年，粉紅坦克乘船沿著伏爾他瓦河展示，俄國人還是氣得跳腳抗議。」他不無得意地笑著說。「現在雖然沒有俄國軍隊了，但其巨大的經濟力量仍然用另一種形式『占領』，許多公司背後都有俄國政府支持。」他補充道。

被刻意扶植保存的民俗傳統，與挑戰藩籬的藝術行動，順從與反抗之間，看似有著遙遠的距離，但在不同的形式與內涵中，我們卻都可以清楚看見共產時代巨輪的斧鑿痕跡。除了「形而上」的藝術，這樣的痕跡更是清楚烙印在「形而下」的地景之中，為軍火工廠工人而建的新杜布尼采，為了開發煤礦而遷移的莫斯特，前者已凋零沒落，後者仍扮演關鍵角色，在兩個國家不同的現實樣貌中，過往歷史的倒影仍徘徊不去。

「了解過去，才能理解現在。」我想起瑪蒂娜在風景如畫的家鄉克爾科諾謝山脈所說的話。捷克與斯洛伐克走上各自的道路已滿二十年，足以讓一個嬰兒長成青年的時間裡，地理的疆界則從出現到消失，兩個國家在時而交錯、時而聚合的道路上，帶著共通的記憶，邁向全新的未來。



相擁的伴侶身旁，行人的腳步匆匆，在

時間的流轉中，捷克與斯洛伐克這對曾經的伴侶，各自走上不同的路。（攝影/王志宏）